

中國文學 史變流

新書局印行

第一節 諸詞與逸詩

所謂古代的民族，都是居近於黃河附近。土地既不豐饒，風景又異常蕭索，所以那時的民族惟知道力求滿足其衣食之暖飽，並沒有一種財力上的競爭。然而，他們除飽暖之外也絕對沒有儲蓄；除致力於衣食之外，也絕對不務他事。所以老子說：『上古之民，甘其食，美其服』，『含哺而熙，鼓腹而遊』，『臥則居居，起則於於』。須知道這『居居於於』的動作，便是他們當時的生活現象。他們既然具了這種的生活式，而有時還欲得以消散其懷思，或蘇息其生命時，遂於不期然而然之中，孕育成功了一種精神上的產物；這種產物，便是中國有韻文學之創始。（創始的有韻文學便是歌謠謠詞等）所以，也可以說牠是中國全部文學之創始。這便是中國幾千年以來的文學源泉或中心。

(一) 謠辭

在最初的有韻文學如歌謠之流，我統統都稱之爲詩；何以最初的文學——創始的文學，就是有韻的詩呢？

『詩』是無論什麼時代都存在的，有人的處所，有男女的處所，有自然和人類交涉的處所，就有詩。在嬰兒，沒有語言，也沒有性慾，（其實是有的，如嬰兒口啣乳房，和弗勞特（Freud）說雷奧那德文西（Leonardo Vace）在搖籃時被鷹尾戳了嘴幾次，所以雷氏後來就起了同性性慾之類。）然而詩是有的。獨行山路時，不成語言的詩便脫口而出，看見海，走在平原上，也想唱唱歌。人心之中有詩，生命之中有詩，和外界相調和時有詩。武者小路實篤論詩語，魯迅譯。

中國詩之發生最早的，據說當以禮記郊特牲所載之伊耆氏蜡辭；帝王世紀所載堯時之擊壤歌；淮南人間訓所載之堯賦；尚書大傳所載之卿雲歌，八伯歌，帝載歌，元首股肱歌；家語所載之南風歌，禹玉牒辭；吳越春秋所載之塗山歌；尚書大傳所載之夏人歌；尚書所載之襄陵操；困學紀聞所載之夏后鑄鼎銘……等爲最古。然而他們那

些成績我都不肯輕易相信。其故，因為牠們幾乎全部都是僞託。即使牠的文學價值可以「傾城傾國」，我都絕對不去講牠。因為據現今歷史學者如顧頡剛錢玄同……諸先生等告訴我們說：商湯以前的歷史是不大可靠的。確實，據王國維羅振玉兩先生研究最近河南所發現的骨甲金契文字，僅祇上及商朝，而且也祇說及商代的事物，並沒談到什麼堯舜夏禹以上之各種『牛頭馬面』一類的古怪的帝王。

中國的信史既然祇應以殷商爲斷，則我們講述文學史至多也只能從殷商出發。前面已經說過，詩雖然是有男女的時候及其所在就有的；但因為我們不能確切知道在殷商以前的文學之故，所以就便從這時的詩謠開始講述了。

相傳殷商的謠辭有：禮記大學所載之湯盤銘，國語所載之商銘，荀子所載之桑林禱，史記所載之箕子操和伯夷叔齊的采薇歌，尚書大傳所載微子的傷殷操……等，東西二周則有大戴記所載之盟盤銘，通鑑外紀今樂錄琴操諸書所載周文王之申憤歌，古今樂錄所載武王的尅商操，太平御覽引太公金匱所載武王的書車，史記說苑新序呂氏春秋琴操諸書所載介子綏的龍蛇歌，琴操諸宮舊事所載楚莊樊姬的琴歌，（一云列女歌）吳越春秋諸宮舊事所載扈子的昭王反郢歌，穆天子傳所載的白雲謠，左傳所載宋正考父鼎銘，和陳大夫懿氏卜妻敬仲，淮南子所載的甯戚飯牛歌，風俗通所載

百里奚妻的琴歌，國語所載晉優施的暇豫歌，孫叔敖碑所載的慷慨歌，家語所載魯人的孔子誦，史記所載孔子的去魯歌，說苑所載孔子的蟋蟀歌，莊子和論語所載的楚狂接輿歌……等等，然而大都都屬贗品，頗多依託，僅可備爲傳說，絕不可信爲實錄也。

現在，爲求講述上之便利與讀者易於明瞭起見，略將前方所叙出之謠辭等，摘錄若干於次以示例：

嘽嘽之德，不足就也；不可以矜，而祇取憂也。嘽嘽之食，不足狃也；不能爲膏，而祇離咎也。（商銘）

麥秀漸漸兮，禾黍油油；彼狡童兮，不與我好兮。（傷殷操一作麥秀歌）
與其溺於人也，寧溺於淵；溺於淵，猶可游也；溺於人，不可救也。（鹽

盤銘）

一命而僂，再命而傴，三命而俯；循牆而走，亦莫余敢侮，饘於是，粥於是，以糊余口。（鼎銘）

白雲在天，丘隰自出；道里悠遠，山川間之；將子無死，尙能復來。（白

雲謠）

南山矸，白石爛，生不逢堯與舜禪；短布單衣適至骭，從昏飯牛薄衣半，長夜漫漫何時旦？

滄浪之水白石粲，中有鯉魚長尺半，弊布單衣裁至骭，清朝飯牛至夜半；黃犢上坂且休息，吾將捨汝相齊國。

出東門兮厲石班，上有松柏青且闌。麤布衣兮縑縷，時不遇兮堯舜主，牛兮努力食細草！大臣在爾側，吾當與汝適楚國，（飯牛歌）

暇豫之吾吾，不如烏烏；人皆集於苑，己獨集於樗！（暇豫歌）

貪吏而不可爲而可爲。廉吏而可爲而不爲。貪吏而不可爲者，當時有汗名；而可爲者，子孫以家成。廉吏而可爲者，當時有清名；而不可爲者，子孫困窮被褐而負薪！貪吏常苦富，廉吏常苦貧；獨不見楚相孫叔敖，廉潔不受錢。（抗慨歌）

彼婦之口，可以出走；彼婦之謁，可以死敗。優哉遊哉，聊以卒歲。（去魯歌）

遶山千里，蟪蛄之聲，尙猶在耳。（蟪蛄歌）

以上所舉諸謠辭，除商銘足以代表古人忠厚長者的莊嚴雍容之度以外，（此類歌

諸未舉出的尙多）其餘都是感受着許多壓迫而借題發揮出來的。麥秀歌有故宮禾黍之感，盟盤銘有戒愼儆備之思，其辭句雖然表現得很優美，但其歌辭的背景也實在受着當時的壓榨不少。至於如去魯歌，鼎銘，阪牛歌與慷慨歌等，那簡直彰明較著地顯着是爲衣食諸問題而始發洩出來底呼聲。

孟子不云乎：『食色性也。』列子引古語曰：『人不婚宦，情欲失半；人不衣食，君臣道息。』可見這食色的問題，在古代也的確操權，的確重要，而且也常常是在壓迫着的，故其人之所表現者如此。

像這一類的例子，或者商代的詩歌大約已經失傳，不易找到；但在春秋戰國之時也就多了，卽如：

百里奚！五羊皮：憶別時，烹伏雌，炊扈屨，今日富貴忘我爲？（琴歌）

今夕何夕兮，寥洲中流；今日何日兮，得與王子同舟。蒙羞被好兮，不誓詬恥；心幾煩而不飽兮，得知王子。山有木兮木有枝，心說君兮君不知。（越人歌）

（楚譯）

南山有鳥，北山張羅；意欲從君，讒言孔多。悲結成疹，沒命黃墟；命之不造，冤如之何！羽族之長，名爲鳳凰；一日失雄，三年感傷。雖有衆鳥，不爲

匹雙；故見鄙姿，逢君輝光。身遠心近，何曾暫忘。（紫玉歌）

琴歌，前面已曾提及過了。應劭風俗通曰：『百里奚爲秦相，堂上樂作，所賃澆婦自言知音，因撫弦而歌。問之，乃故妻也。』夫夫爲相而不顧其妻，竟乃致其妻異身爲澆婦，進歌以求見；則此女子之食色問題，蓋已按捺不住也。

越人歌：朱熹曰：『越人歌者，楚王之弟鄂君，泛舟於新波之中，榜糴，越人擁揖而歌此詞，其義鄙褻不足言。』說苑曰：『鄂君子皙泛舟於新波之中，乘青翰之舟，張翠蓋，會鐘鼓之音，越人擁揖而歌，於是鄂君乃「榆修袂行」而擁之，舉繡被而覆之。』據此二說，則此歌竟是性的要求之表現了，無怪乎朱先生要罵牠『辭義鄙褻不足言！』

紫玉歌呢？樂府詩集曰：『紫玉，吳王夫差女也，作歌詩以與韓重。』然則此詩竟是一束情書了，簡直與雙文贈張君瑞詩無以異！但其文辭與形管集所載之烏鵲歌却是甚相彷彿，實足令人疑竇。烏鵲歌辭云：

南山有鳥，北山張羅；鳥自高飛，羅將奈何？
烏鵲高飛，不樂鳳凰；妾是庶人，不樂宋王？

集謂『韓憑爲宋唐王舍人，妻何氏美，王欲之，捕舍人，築青陵之臺，何氏作烏

鵲歌以見志，遂自縊』。這是「豪暴侵陵孤弱」底強迫姦淫，與紫玉之雙方願意者又相懸絕也。

以上所舉各則謠辭之產出，大皆地不一域，人不一世，而且牠們大多數都是一般平民思想之所表現，除却那具有十足智識者如孔丘……之流。

(二) 論逸詩（孔子不刪詩）

自從司馬子長說孔丘先生刪古詩三千餘篇爲三百五篇之後，於是那散見於各種載籍的「詩」，都被稱爲「逸詩」了。所謂「逸詩」也者，就是說那三千餘篇之多的詩，自經孔聖人刪掉二千七百餘篇之後，就凌然散失而不知所歸了。因爲這種東西既然是聖者所不取，想亦無甚價值；即使果真有若何的可貴，也就沒有人敢於再去保存。但是，時至今日，往往在昔人的著述中見有所謂「賦詩」者的「詩」存在，而這種詩又往往是不見於詩經（？三百篇）之中的東西，當皆由於散失之故罷。其實，孔丘先生又何嘗有刪掉了二千七百餘篇詩之事呢？何況他老人家的志願是要維持「風化」的。他又不是傻子，豈有把那「翹翹錯薪」和「巧笑倩兮」「唐棣之華」（這兩首詩是他的一部言行錄——論語——引着的。）……一類的好詩刪掉，而反要保留

那「氓之蚩蚩」和「期我乎桑中」「伊其相謔」「舒然而脫脫兮」一類的男女愛慕詩麼？清代崔東璧說得好：

「孔子刪詩」，孰言之？孔子未嘗自言之也；史記言之耳。孔子曰：「鄭聲淫」，是鄭多淫詩也。孔子曰：「誦詩三百」，是詩只有三百，孔子未嘗刪也。學者不信孔子所自言，而信他人之言，甚矣，其可怪也！（考信錄讀風偶

識卷三）

論語記孔子之言曰：『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，思無邪』。又曰：『誦詩三百，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；雖多，亦奚以爲？』是孔子之於詩，恆言三百矣。學者不信孔子所自言而信他人之言，是故迷亂數千年而莫能辨白也。『况史遷謂古詩自后稷以及殷周之盛，幽厲之衰；則其爲家弦戶誦久矣。豈有反刪之，而轉取株林車轎之近事以充數耶？』（駭餘叢考）今且再舉數證：

（1）趙翼云：『若使古詩本有三千餘，則所引逸詩宜多於刪存之詩十倍；豈有古詩則十倍於刪存詩，而所引逸詩反不及刪存詩二三十分之一？』（駭餘叢書）

（2）朱竹垞云：『……况多至三千，樂師瞽矇，安能徧其諷誦？竊疑當日掌之

王朝，頒之侯服者，亦止於三百篇而已。

(3) 葉水心云：『論語稱詩三百，本謂古人已具之詩，不應指其自刪者言之。然則詩不見孔氏而後刪矣。』

(4) 孔穎達云：『經傳所引諸詩，見在者多，亡失者少，不容孔子十去其九。』
(5) 墨子公孟篇云：『誦詩三百，弦詩三百，歌詩三百，舞詩三百。』是則三百篇之定本古已有之，即使果刪，也不必始自孔子。朱熹曰：『……當時史官收詩時已各有編次，但經孔子時已經散失；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，未見得刪與不刪。』其說似爲近之。

孔子刪詩之說，實在是不可信從的，清人如顧炎武江慎修趙松崔東壁等，早已證他實無其事了；近人如錢玄司胡適之顧頡剛等，尤其極端反對。孔穎達正義引尚書緯云：『孔子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，迄於秦穆公，凡三千二百四十篇，孔子刪之爲尚書百廿篇，以百二篇爲尚書，十八篇爲中候。』我想，子長謂孔子刪詩三千爲三百之說，蓋亦頗受緯書的影響了，——或者竟似緯書之類。

所以，我之所謂「逸詩」云云者，只是說在「三百五篇」以外的「詩」，而却不是說曾經孔丘先生刪掉了的「詩」，這是望讀者注意的。

「逸詩」既然是散見於古人載籍之中，並非聚在一處的東西，我們今日講「文學史」

要想知道牠在文學上的地位如何，則亦只有掇拾些鱗爪出來，俾便講述了。

(一) 國語 衛彪傒引逸詩 (武王飲狄)

天之所支，不可壞也。(按此詩相傳謂係武王克殷所作，然國語又有公子重耳賦河水二條「逸詩」，韋昭註以爲河當作沔，卽與詩經中「沔彼流水」一詩同，今故不引。)

(二) 左傳所引逸詩：

雖有絲麻，無棄菅蒯；雖有姬姜，無棄蕉萃。凡百君子，無不代匱。(成公九年)

周道挺挺，我心扁扁；講事不令，集人來定。(襄公五年)

淑慎爾止，毋載爾僞。(襄公三十年)

翹翹車乘，招我以弓；豈不欲往，畏我友朋。(莊公二十二年)

俟河之清，人壽幾何？兆云詢多，職競作羅。(襄公八年)

禮義不愆，何恤乎人言？(昭公四年)

祈昭之愔愔，式昭德音；思我王度，式如玉，式如金；形民之力，而無醉飽之心！(昭公十二年)

我無監夏后，及商用亂之故，民卒流亡。（昭公二十六年）

馬之剛矣，轡之柔矣！馬亦不剛，轡亦不柔；志氣靡靡，取與不疑。（按襄公二十六年只有齊國子賦「轡之柔矣」語，並未引詩句，今依周書。）

除此以外的「逸詩」尚有僖公二十三年公子重耳賦河水（與國語同，）；襄公二十八年，工誦茅鴟；昭公十年，宋以桑林享晉侯；二十五年，宋公賦新宮（孔穎達引正義說燕禮記云：「升歌鹿鳴，下管新宮」，鄭玄說是小雅逸篇。）等。

（三）論語引逸詩：

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爲絢兮。

唐棣之華，徧其反而；豈不爾思？室是遠而。

（四）管子引逸詩：

浩浩者水，育育者魚；未有室家，而召我焉爲？（見小問篇。按列女傳載管仲妻婧告之詩曰：『浩浩白水，育育之魚；君來召我，我將安居？國家未定，從我焉如？』則與此詩足相發明也。）

（五）莊子引逸詩：

青青之麥，生於陵陂；生不布施，死何含珠爲？（外物篇）

（六）禮記引逸詩：

曾孫侯氏，四正具舉；大夫君子，凡以庶士。小大莫處，御於君所；以燕以射，則燕則譽。（射義）

昔吾有先正，其言明且清。國家以寧，都邑以成。庶民以生，誰能秉國成？不自爲正，卒勞百姓！（緇衣）

（七）韓詩外傳引逸詩：

有雨無極，傷我稼穡。

（八）大戴禮引逸詩：

驪駒在門，僕夫具存；驪駒在路，僕夫整駕。（三子篇）

（九）戰國策引逸詩：

行百里者，半於九十。（甘茂引）

樹德莫如滋，除惡莫如盡。（黃歇引。姚本作引書）

大武遠宅不涉。（黃歇引史記作「大武遠宅而不涉」。）

（十）呂氏春秋引逸詩：

「十君君子，則正以行其德；君賤人，則寬以盡其力。」（愛士篇）

惟則定國。（權勳篇）「大禹數言而不替」。

燕燕往飛。（晉初篇）書。（黃忠臣）魏本（民書）

將欲毀之，必重累之；將欲踏之，必高舉之。（行論篇。此與國策引周書「將

欲敗之」語意相同。）

無過亂門。（原亂篇。此外，古樂篇尚有周公爲三象詩之說，但其文不傳。）

（十一）漢武詔引逸詩：

九變復貫，知言之選。（武帝本紀）

（以上所舉逸詩二十八則，雖然是零碎的很，然而若欲知道此時的全部詩壇，則牠便是重要而且唯一的材料。）

在上面各詩之中，我們也能看出牠後面的背景有着極劇烈的壓迫：如「巧笑倩兮」，「唐棣之華」等，是受了情性等之衝動的；「祈招之悁悁」，「有雨無極」等，是受了衣食等之衝動的；至如「俟河之清」，「青青之麥」等的背景，又且更加複雜了，直是不可一語解釋得！

前此所謂「經學大師」們，的確是常常有這樣的說話罷！『鄭衛之音，桑間濮上

之音也』，『桑間濮上之音，亡國之音也。』並且也還引孔子說的「鄭聲淫」句來作爲他們有力的幫助。但若細看上面所引「逸詩」，實又何嘗有淫聲呢？何嘗有像那些腐儒所謂亡國之音的「變詩」呢？我特不知道以如此莊嚴的詩，而孔丘先生何以竟要把牠刪掉耳。

其實，「逸詩」也就是詩，牠的藝術的表現和其出產之「縱」「橫」（時間和空間）兩方面，都與詩經相同。其產出亦非一時一地之作；至於作者呢，也有許多是不知道名。總而言之，也不過是「情性衝動」底表現罷了。

很可惜！周代的「詩」「謠」概都亡掉不存，使我們今日不能覩得全豹，只能忽東忽西的集拾些殘篇斷簡。但據班孟堅漢書藝文志詩賦略所載，猶可以約略地知道周時「歌謠」「樂詩」之盛也。班氏載：

「周歌詩二篇。」

「周歌謠詩七十五篇。」

「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。」

「河南周歌詩七篇。」

「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。」

（還有送迎靈頌歌詩三篇，諸神歌詩三篇等，雖不注出「周」的字樣，依其排列次序的關係而論，也可以斷定牠是周時之物的。有人說，藝文志所稱之周歌詩……等之周，乃指地言，非指周朝言的；但即如所說，周地也還在周代範圍之內，不能說牠降及秦漢。）

「詩」「謠」既是殘缺的存在着，則我們對於牠的賞鑑和批評也終於是不健全的；爲免除支離與浮泛的言論計，總說牠們都和三百篇有同樣的價值好了。

第二節 詩三百

（引言）風雅頌的區別

如前所說，則今世所傳三百篇之詩，既非孔丘聖人所刪，則不過是周代的一部「詩歌總集」而已。這部「詩歌總集」已非周代舊物，乃是漢初人士雜集其所記憶者足成「三百篇」之數的。而且，牠的風雅頌三體，也必是漢初衆人自以己意分別，以求合於更古。（此據萬斯同羣經疑辨之說。並詳我的論三百篇後的風詩問題一文中。

鄭樵六經與論謂，「風雅頌者詩之體也」；惠周惕說，「風雅頌者詩之名也。」真是「一闕糊塗」，今將風雅頌的若干小別分列於下：